



◆日本餐廳師傅正在處理「飛機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日本餐廳負責人稱受禁日水產令影響，生意額急挫，無奈選擇結業止損。(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有日本餐廳食材不再引入 12 個都縣的海產，而是改為其他產地。(周千凱攝)



輻水難收 「日食」難守

日本 8 月 24 日宣布排放核污水，特區政府隨即禁止日本 12 個都縣的海產進口，無疑為日式餐廳拋下「震撼彈」。有日式餐廳排核污水的首兩星期生意額即時急跌，不少餐廳毅然轉型，只能見步步行步。更有不少日式餐廳無辜結業，捱過疫情卻逃不過禁水產令。



記者、版面編輯：周千凱 周俊丞 湯凱琳

在政府一系列對日限制措施以及民眾改變用膳習慣之下，餐飲業界紛紛表示，相信整體營業額會下跌三成，計劃減少非黃金時段營業以減輕開支。日式餐廳負責人的香港餐飲聯業協會董陳強，早前在接受傳媒採訪中指出，在福島核廢水排放前日本食品已不如以往受歡迎，尤其現時市道景氣每況愈下，港人更傾向北上消費，再加上日本核廢水排放，港人對日本進口海產及日式餐廳更是「退避三舍」。在多重打擊下，很多日式餐廳只能無奈結業或轉型，他代表業界盼政府能伸出援手，好讓受影響的行業渡過「寒冬期」。

禁日水產「日食」叫苦連天

禁水產令下，本港的日式餐廳首當其衝，位於尖沙咀開業逾 10 年的日式餐廳經理向我們表示，自消息一出餐廳生意已即時急跌至六成。「以前平日一定有 3 萬元收入，現時只得 1 萬多，不過我聽聞其他行家一日只得 5 千，我哋算好啦。」即使餐廳門口貼上告示

表明水產並非來自有问题都縣，且已用其他地區貨源代替，更設立熱線解答食客的疑惑，但依然無法增加市民的信心。店舖生意額大不如前，只可以想辦法自救。

餐廳經理透露，餐廳將會推出新餐牌，主打賣日式鍋類食品。「以前一日只賣一兩個鍋，現時差不多怡怡都叫鍋食。」市民因擔心食品安全而戒食日本水產，餐廳唯有改餐牌。把以往以新鮮空運「飛機魚」為賣點，改為主推熟食和鍋類，望能扭轉生意低迷的局面。

本報於 9 月 23 日至 29 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形式收集有關本地市民在福島核污水排放後的飲食習慣轉變情況，調查得到 55 份回覆有效回應，近 6 成受訪市民表示在日本宣布排放污水後，紛紛減少購買或進食日本進口海產。儘管在日式餐廳用餐亦會盡量選擇一些非水產類的食物如串燒類，鍋類或卷物等。可見多數市民對日本水產的安全問題仍存憂慮，擔心核污水會流入海洋食物鏈，一旦誤食含放射性的水產，最終影響到身體。即使餐廳靈活對

應，轉型救生意，亦無助增加公眾信心。「依家仲慘過疫情啊」餐廳經理大嘆。

連鎖日本餐廳至少能夠透過集團公司提供資金援助生存，而自立門戶的小店只能逼於無奈結業。本報早前採訪位於尖沙咀一間專門售賣魚生刺身的小店，老闆形容這次日本排放核污水殺他一個措手不及，更表示這是令他餐廳



◆禁日水產令頒布前，有餐廳主要售賣當日從日本進口的海產。(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結業的導火線。現時香港經濟實屬不景氣，普遍市民都盡量避免進行高消費活動，如普羅大眾即使想吃日本菜也只會選擇高性價比的餐廳，連鎖店便成為他們的不二之選。加上疫情完結後香港開關，能夠負擔高消費的人群紛紛外出旅遊，小店生意一再受挫。據老闆透露受核污水排放影響下，大部份日本餐廳的生意額都至少下跌五成，加上香港天價的租金令營運壓力加倍，「做落去無意思，損手爛腳，不如執咗佢。」

政府即時推措施 解燃眉之急

不過，有選擇繼續營運的小店對於政府的把關工作持觀望態度，他們認為政府對日本進口的所有水產進行全面檢查的出發點是好的，食物環境衛生署轄下的食物安全中心加強所有日本出口的海產及經加工食品的檢測。另外，環境及生態局又會在每個工作天公布有關日本進口食品的輻射水平檢測報告，都有助讓市民更清楚了解情況。

古著店 摘「星」之路



◆古著店創辦人星仔(左)和Ewing(右)(曾佩儀攝)

星仔記的誕生

這家古著店的誕生源自於一次旅行。一向喜歡古著的夫婦星仔和Ewing，深感香港古著店的稀少，2018年到古著勝地泰國，靈機一觸，就以網店形式開始了星仔記。星仔指出一開始並沒有想認真創業，只是希望有更多同道中人可在星仔記尋寶，公諸同好。

其他人在古著店尋寶，星仔就在古著店中尋找到人生方向。在正式投入生意前，星仔無奈地為生計接受不感興趣的工作，對生活沒有動力。為了小店，即使在家人的否定下，他和妻子堅決拋下了全職，開始了跌跌撞撞的創業路。從2020年的火炭工作室，到2021年的荔枝角工作室，再到現在的深水埗門市，從一星期五個客人到一星期五十多個客人，波折重重，他們則遇強越強。網店流量不足，他們學攝影學營銷；工作室人流不夠，他們頻頻參加市集；T恤銷量平平，他們便推出T恤製成的自家製手袋，由Ewing負責設計，星仔努力學縫紉，所有事都一手包辦，為的就是這家小店。即使在家人的否定下，他和妻子堅決放下全職，開始了跌跌撞撞的創業路。從2020年的火炭工作室，到2021年的荔枝角工作室，再到現在的深水埗門市，從一星期五個客人到一星期

五十多個客人，波折重重，他們則遇強越強。網店流量不足，他們學攝影學營銷；工作室人流不夠，他們頻頻參加市集；T恤銷量平平，他們便推出T恤製成的自家製手袋，由Ewing負責設計，星仔努力學縫紉，所有事都一手包辦，為的就是星仔記。

古著潮流香港冒起 Y2K 熱潮成誘因

星仔坦言香港的古著文化比起其他國家，例如泰國和日本都稍為落後，並指出近年的內地古著文化更加是遠遠超過香港。雖然古著文

化在香港仍有待提升，但星仔發現近年來香港的古著店數量有上升的趨勢：「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時裝潮流重重複複，過幾十年又是一個循環，反而一些款式只有古著才有」星仔認為有部份顧客會為了跟隨潮流，而購買時下流行的古著類型，故此多了顧客購買古著。

近年興起「Y2K」風格穿搭，所謂「Y2K」指的是九零年代尾、二千年頭的穿衣風格。星仔被問到會否認為Y2K等如古著，他表示：「Y2K和古著是兩碼子的事。」星仔認為古著有很多範疇，「Y2K」只是其中一個時段，難以與其他年份的古著相提並論。但星仔補充：「Y2K對生意絕對有正面影響，因為Y2K存在懷舊意念反而吸引更多年青人留意古著。」

除坦言Y2K潮流的出現令更多年青人選購古著，星仔又認為古著比起fast fashion(快速時尚)會較少機會與陌生人「撞衫」。他笑笑說道：「出街撞衫有時候都頗尷尬。古著就較少發生這個問題。」但有一些快速時尚的衣服不論是版型、洗水還是印花圖案都會刻意「做舊」使到衣服看起來有古著的味道。「刻意做舊的衣服以工廠形式大量生產，有別於『真』古著。」並強調：「真古著會賣一件少一件。」由此可見古著的魔力就是古著本身的獨特性和與眾不同的特色。



◆Ewing(左)和星仔(右)熱衷於古著研究，兩人討論時下的服裝穿搭(楊雙如攝)

年輕力量成就經營之道

談到現今不少年輕人的創業夢，星仔表示自己一開始亦不懂管理生意，營銷的方式都是邊學邊做，經歷不少跌盪。他坦言起初不懂得宣傳店舖，但發現生意平平，夫妻二人後來學習利用網上平台的宣傳功能，擺放不同廣告影片到社交平台以吸納顧客。有顧客被問到如何得知店舖的存在：「我們是透過社交平台的宣傳廣告得知，已經光顧好幾趟了。」社交平台的廣告功能幫助了星仔記的曝光率與銷售額。

對於猶疑踏出第一步的年輕人，星仔說：「如果想做就先去嘗試，你還年輕，是可以一

搏的。」直言年輕時入錯行業還能回頭，沒有家庭的經濟負擔，這就是年輕創業的優勢。又認為年輕人創業難免跌跌撞撞：「我們都是摸着石頭過河。未試過，又怎知結果呢？」並說道他們仍要繼續學習新事物幫助生意。從完全不懂得拍片，到現在會上傳一些短片到社交平台作廣告宣傳，這些都是自己的新技能。星仔鼓勵年輕人不用害怕嘗試和失敗，他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雖然星仔在訪問的最後指出經營古著並不能夠賺大錢的行業，但無論是衣服上一絲絲

古著指的是復古和古老的服飾或物品。「古著」一詞源自日文，泛指具有歷史及故事的服飾，並非純屬「二手」，不同性質的古著則由不同年代來界定。今次受訪的古著店坐落於深水埗基隆街。在人來人往的深水埗街道，大大小小的布衣行穿插在橫街窄巷，偏偏有一間店舖，放眼望過落地大櫥窗，一件件古著T恤佈滿店舖每個角落。

記者：曾佩儀 葉文穎 楊雙如



◆店內復古的裝潢。(曾佩儀攝)



◆店內的衣服擺設(曾佩儀攝)

的縫紉，還是一張張的標籤，都看到星仔和Ewing對於產品——古著的要求和專業。這是在任何行業中，每位經營者都需要擁有的態度。

一針一線 戳出獨特毛毛地氈

近年興起一股自製簇絨地毯的熱潮捲襲全球，簇絨工作坊 (Tufting Workshop) 有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繼風靡一時的精緻露營、劇本殺之後，簇絨 (Tufting) 熱潮蔓延到港，成為了港人偷得浮生半日閒的一項選擇。

記者：林倩彤 莊曉晴

加上自疫情下社交限制、隔離措施等情況，急劇改變人們的生活模式，無疑有助推動簇絨地氈體驗，參加者化身成「紡織工匠」，展開由零開始的體驗，抗憂解慮，儘管有再多的煩惱不安都會拋之腦後。

簇絨 (Tufting) 亦稱為俄羅斯刺繡，分別有手動和電動兩種選擇。透過使用簇絨槍 (Tufting gun) 作戳刺動作，參加者讓紗線以固定的節奏與速度，連續地穿過織布，讓紗線像刺繡般緊緊縫在織布物上。封底後，則再用電動剪毛機及剪刀修剪，讓毯子的圖案線條更為分明，更呈毛絨感。一件件地毯、咕啞、簇絨鏡子、杯墊等針織製品就此面世。

簇絨背後承載香港工藝

雖然 Tufting 在外國興起，但其與中國的地氈工業歷史也有一段密不可分的關係——最初簇絨地氈起源於天津的手結地氈手工藝。追溯到本港早於 1956 年已出現由嘉道理兄弟及夥伴創立其品牌——「太平地氈」，專業手工製作高級地氈並出口至外地。為求提升生產速度，從南洋紡織公司調來的工程師研發了全球首支手工簇絨地氈槍 (Hand Tufting Gun)，顛覆了原先耗時且繁瑣的純手工製作工序，將工藝與新技術連結，發展成半自動機械設備，拓展成今時今日既簡單且舒壓的簇絨工具。

與簇絨結下的緣分 自學簇絨技術

店業 Bonnie 疫情來臨之前一次偶然的機會，前往德國交流時寄宿於一位藝術家的住處，親眼目睹簇絨地氈的製作步驟，更被這針線縫縫補補的過程治癒心靈，便立志要將此項體驗活動帶到香港，療癒人心、縫補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留學時的所見所聞不僅讓 Bonnie 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涯規劃及理想，更埋下創立工作坊的引子，去年毅然決意要投身簇絨領域。

為更深入了解，不同版本的簇絨槍、不同種類的毛冷，甚至是簇絨框架，都是經細心考量及在家不斷摸索實戰所得出心得。以冷線為例，嘗試使用不同股線材質配搭，了解其效果及觸感，尋找到適當粗細程度股線。又參考其他人製作地氈的影片，鑽研與整理所學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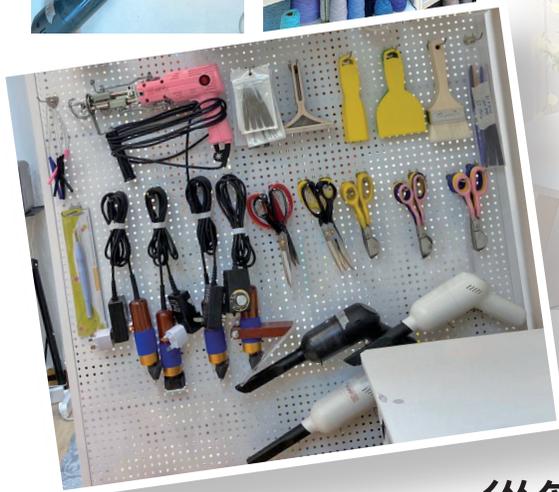
◆精心設計的特色打卡位，希望參加者可以有個空間與辛辛苦苦製作多時的毛氈打卡留念。(林倩彤攝)



◆卡通人物也是很多人的首選。(林倩彤攝)



◆悉心修剪毛氈可以提升圖像相似度，最後一個步驟亦非常關鍵。(林倩彤攝)



◆五臟俱全，擺放所使用的工具。(林倩彤攝)



◆店主 Bonnie (右) 是一位 90 後女生，自小對藝術充滿興趣，無奈創業前其學術生涯一直與市場營銷相關。(本報記者提供相片)

從簇絨中學習的一課

Bonnie 以難能可貴的「人生導師」比喻 Tufting，而簇絨槍和毛線就彷彿國際象棋裡面的兵，她解釋兵的移動方式與編織時方向一樣皆只能前進，不能退後——若果走到了棋盤底線，則能完成蛻變。「我們 Tufting 時打的是地毯背面，而正面的線頭卻是凌亂及尚未固定於織布上。但正因如此，容許了我們有犯錯的空間，為了光鮮亮麗的外表、成就默默揮灑汗水的機會。更考功夫的是能夠化腐朽陋為神奇的修剪程序——在未修剪完作品正面的一刻，都不能確認定局。我常常告訴參加者：該像簇絨槍一樣，有著一往無前的勇氣，不要半途而廢。這就是簇絨，也是人生。」

「留一天與 Tufting 喘息」創造出專屬回憶

除了滿足創業興趣，Bonnie 同時希望工作坊可以成為大家的心靈綠洲：「客人多數創作自己喜歡的卡通人物、人像畫等。」Tufting 讓大家在不同領域喜歡的事情到處「串門子」、甚至融合在同一幅作品上。Tufting 是一篇又針線編織的詩，可以一針一線把自己腦海中重要的人、事、物牢牢紀錄，甚至再加二次創作。收穫不單止是最後的地氈、咕啞等，而是那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就寧靜，或者是和

朋友一同享受的療癒時刻。

繁忙中放下手機 「噠噠噠」過程修煉專注力

首次參加工作坊的 Queenie 分享，經由自己親手打造而成的作品非常有紀念價值，想不到畫框帶領她穿梭了與現實生活截然不同的時空，「很久沒有這麼全神灌注投入於一件事，拋低了汲汲營營著急追求向前，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步伐節奏。」

而 Bonnie 憶述：「看到參與者由講解到修飾都專心致志，相信能讓人抽離繁忙的工作、忽閃忽閃的手機提示，全神貫注於打好每一針每一線，忘卻其他煩心事。」又指出，舉辦團隊訓練活動時看見朋友、同事之間互相幫助，將關係疏離、

甚至素不相識的一群人快速拉近距離，凝聚成一個真正的團隊。可見編織的不僅是地毯，更是人與人之間所建立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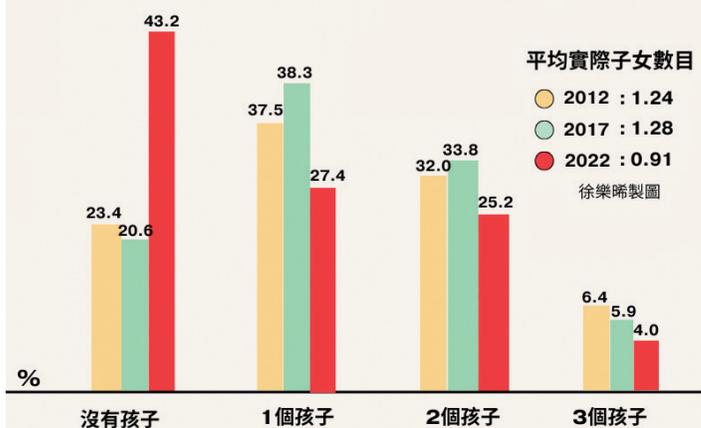
開拓工作坊 促進多元化發展

為更進一步推廣簇絨活動，Bonnie 亦會為團體，例如學校、跨國企業、朋友小組等，度身設計合適的團建活動或課程。更打算開拓更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坊，提供多元化活動選項，希望能成為各行各業的橋樑，彷彿於平行線上編織並創建出更多相交點。與此同時，Bonnie 更擬增設一些適合兒童，以至各個年齡層的工作坊，例如沙畫蠟燭、流體熊等，讓大家可以在此個逃禪地放下身外無窮事，共同享受著平淡日子裏的小美好。



◆年紀輕輕的小妹妹亦一嘗簇絨滋味。(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本港近十年家庭平均子女數目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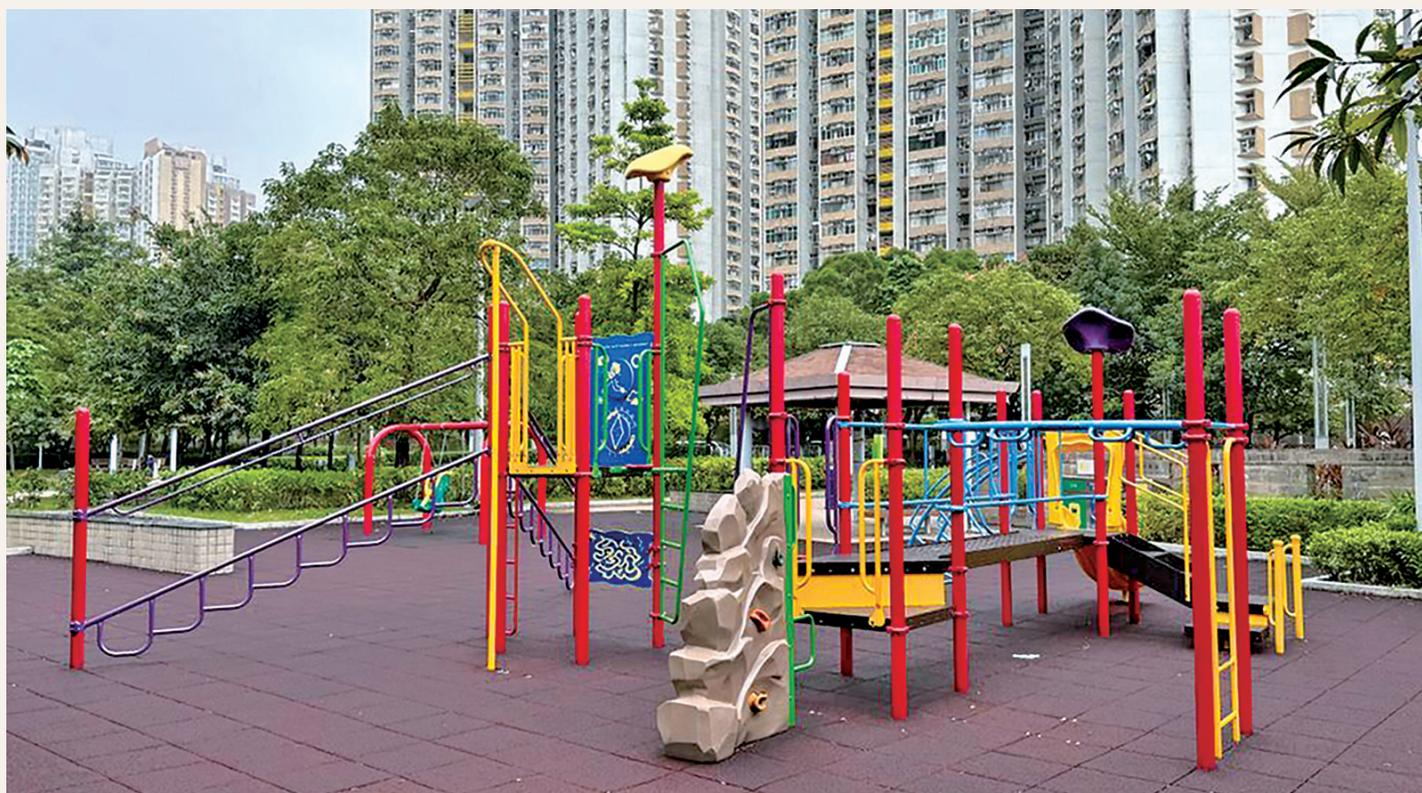


香港新生兒按年跌12% 年輕人家庭觀念改變成主因

◆ 婦女的平均實際子女數目過去十年持續下跌。
 (徐樂晞製圖，資料來源：家計會)

據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數據，2022年本港有3.25萬名嬰兒誕生，按年再跌12%，連續3年錄得雙位數跌幅。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香港生育率屬全球包尾，每位女性平均只會生育0.8名子女，低於鄰近國家如韓國、新加坡、日本等。年青人對組織家庭的重視程度較以往低，家計會指出，計劃未來不結婚及為人父母的年輕人比例不斷增加，結婚和生育的理想年齡也不斷上升。面對本港出生率低的問題，《施政報告》日前亦公布多項鼓勵生育政策，包括派發2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容許有新生兒的家庭優先公屋上樓。

記者：何綽鈞 徐樂晞



◆ 有家長認為政府派錢鼓勵生育，不如資助醫療費用 (何綽鈞攝)

女性傾選擇事業 育兒非年輕夫婦首選

對於政府的新政策，有家長向傳媒表示，本來有意再生育，但考慮到聘請外傭、遷往較大單位等開支，目前未有計劃再添子女。亦有家長說，即使政府一筆過「派錢」，對鼓勵生育誘因不大，建議長遠資助小朋友看醫生。

年輕一代開始放棄傳統家庭觀念，晚婚、甚至放棄婚姻成現象。根據家計會在8月公布的「2022年香港家庭計劃知識、態度及實行調查」的最新結果，香港夫婦的平均子女數目驟降至0.9名的歷史新低點，即使想生育的婦女的比率有所增加，無孩夫婦的比率仍較五年前增加超過一倍，取代了一孩家庭，成為香港主流。調查顯示，2022年沒有子女的女性比率，較5年前增加逾倍至43.2%。

現今社會多代同堂的家庭模式減少，結婚比例下降，更多夫婦選擇晚婚或不結婚。根據統計處的統計，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由2011年的28.9歲上升至2021年的30.6歲，而女性初生育年齡中位數則由2011年的30歲上升至2021年的32.6歲。家計會回覆本報查詢時指，當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生活也有更多選擇。除了結婚和照顧孩子之外，相當一部分女性選擇專注於發展自己的事業。

議員
解說



容海恩：政府鼓勵生育政策聊勝於無

在香港生孩子的家庭面臨著很大的障礙，在政府發布鼓勵生育計劃前，本報記者問到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對於香港政府提供的育兒配套，生育政策是否足夠時，她表示：「政府未有一個完善育兒配套，故未能鼓勵更多家庭生育，至於生育後，家庭往往出現多方面壓力，這方面政府經濟上能否提供更多津貼予年輕家庭呢？」容表示，就如托兒服務，現時很多2歲左右的小朋友會開始上學前班，即「N班」，對於中層家庭，如果托兒服務可以涵蓋教育成份，不單止照顧他們的飲食，更可以提供教育，可以減少家長額外負擔參以及「N班」的開支。此於，對於基層家庭，則可以提供較為廉價的托兒服務，舒緩他們育兒上的經濟壓力。她又指，津貼可以考慮提供至5歲，減低

年輕夫婦在面對工作壓力的同時，要面臨育兒的經濟壓力。

根據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研究顯示，2023年最貴生活城市成本排名當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面對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房地產價格，削弱夫婦生育意欲。現年22歲任職小學教師的林太表示：「暫時未有計劃，都未必會生，

待事業穩定先決定。」她認為，現今世代，生育小孩需有充足金錢才可考慮，他們夫婦二人傾向將資源用於追求事業發展和個人目標，而非生兒育女。

勞動力萎縮 吸新人口為長策

隨著年輕人口減少，帶來勞動力萎縮，將對香港社會運作帶來壓力。政府統計處8月份公布最新人口推算，勞動人口參與率將由前年57.2%，降至2046年51.6%。政府就此推行輸入外勞計劃，惟容議員指出，外來人口有自己的「根」，未能把他們納入本地人口，降低平均年齡。倘缺乏長遠人口政策，很難面對之後人口急劇老化帶來的社會壓力。她認為，下一步要想，可否鼓勵新進人口於香港定居，又認為這是長遠可研究的項目。

◆ 年輕人口減少令勞動力萎縮 (何綽鈞攝)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節目《恒傳感言》，早前邀請到電影業界殿堂級人馬——杜琪峯導演擔任嘉賓，討論香港電影業發展，分享他在AI熱潮下，對科技發展的看法。

記者：楊景輝 余蔚琳

形容電影可以是兵器 創立「鮮浪潮」注入新血

受黑澤明和胡金銓等大師級導演所啟發，加上自幼喜歡看電影，杜sir創作出專屬自己的電影風格。他認為，電影會潛移默化影響觀眾思想，須小心處理，個人思維尤為重要。他又形容，電影可以是大型兵器，創作人要有良心，因為電影能渲染社會文化，同時塑造出一種生活情趣。

為了能在土生土長的地方作出一點貢獻，杜琪峯參加了藝發局，希望藉此推動年輕人參與不同平台，並創立了「鮮浪潮」。透過這個平台，讓一些有志入行的年輕人能夠將自己的作品曝光，令業內人士可以看見，從而踏進電影產業。「鮮浪潮」作為踏腳石、敲門磚，讓一眾有志入行的年輕人有了契機，同時也有很多業內人士擔任「導師」，作品漸漸讓人知曉，同時提高質量。



◆杜Sir認為，AI的出現，或能改變此生態，令一套電影的成效，未必太需要仰賴演員。
(傳播學院攝)

AI技術轉催成熟 拓闊創作「無限大」

隨著科技轉變，電影產業也不斷與時並進，由過往初期無聲、黑白的電影逐漸轉變為彩色、有聲、和加入特效等，科技的邁進使人們有更好的體驗。而對於AI的出現，杜琪峯認為是好徵兆。作為創作人能夠節省更多成本，甚或乎劇本、作曲、人物塑造能夠透過AI生成，能夠使創作不受局限，在未來八至十年，科技的進步或能令「李小龍翻生」，重現大銀幕。

部份演員片酬「做嘢最少，得到就最多」，是杜琪峯最不悅的情況。無疑一套好作品需要好演員演繹，但在演員背後，更重要的是一眾創作人的辛勞，這些創作人卻未必得到大家的關注，工作與收成卻未能成為正比。杜Sir認為，AI的出現，或能改變此生態，令一套電影的成效，未必需要太仰賴演員。



杜琪峯接受《恒傳感言》專訪：

AI融入電影業 科技發展開拓無限未來

否定「香港電影業已死」 寄語年輕人常懷熱誠



◆杜琪峯勸勉年輕人要常懷熱情，方能創作最好的作品。
(傳播學院後製相片)

是單單內地市場的支持。他認為，創作人「要守規矩」，變相不再服務觀眾或自己的創意。

最後，杜琪峯勸勉有志入行的年輕人要「常懷熱情，方能創作最好的作品」。若不擁有熱情，自己做出來的作品也只是模仿或是假的，這並不會長久。而在創意產業中，最值錢的就是「自己」，輸贏的結果也只是全因「自己」的付出。

被問及到香港電影業的發展，杜琪峯不認同香港電影已死的說法。他指電影業的發展好壞，取決於不同地區的生活文化，他又認為，隨著時代改變，人民的生活與教育水平提升，觀眾對電影的要求亦有所提高，即使是韓國，未必可以在十年後繼續雄霸亞洲電影市場。

近年，合拍片有望變成主流，但杜琪峯不認同合拍片會成為未來趨勢。他提到，雖然合拍片形式能為電影創作資金、贊助和票房收益，但他強調才華的重要性，而不

五百年一遇 黑雨多區水浸

◆連日暴雨影響，本港交通及道路受阻，打工仔「繞路」行出馬路上班（余蔚琳攝）



黑雨侵襲本港，引發多區連日水浸，交通嚴重受阻。港府於九月八日宣布，「極端情況」將會延長，並至少維持至當日午夜十二時，所有日校停課。勞工處提醒僱主，除必要人員外，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班，惟此舉引發多個工會及政黨不滿，質疑有關指引含糊不清，將勞工安全置身法外。本報記者亦曾到水浸重災區之一的黃大仙視察，有商戶表示，極端情況當日仍有開舖查看情況及點算損失。另有居住黃大仙的打工仔認為港府指引不清晰，對必要人員定義模糊。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倩文表示，政府應訂明「非緊急工種」，並發出停工指引代替非必要人員不應上班的建議。

打工仔質疑何謂「必要人員」？ 工會：應直接宣布停工

記者：吳天悅 余蔚琳

本港九月初受一道低壓槽影響，各區廣泛持續大雨，其中多區出現水浸及山泥傾瀉。天文台於七月七日晚上十一時零五分，發出黑色暴雨警告；其後港府於八日早上五時三十四分宣布，受颱風海葵的殘餘相關低壓槽帶來的暴雨影響，當局首次發出的「極端情況」將會延長。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同日於跨部門記者會上宣布，即使天文台改掛黃色或紅色甚至取消所有暴雨警告，在極端情況下工作安排仍然等同八號風球生效。此外，勞工署亦呼籲僱主應參考8號風球下的工作安排，優先考慮僱員安全，以及從居住地點往返工作地點的可行性，採取彈性工作安排，包括除必要人員外，不應要求僱員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在手搖飲品店工作的周小姐指，「極端情況」當日交通混亂，仍要搭的士上班。（余蔚琳攝）



◆受暴雨影響，黃大仙站一度成為澤國。（網上圖片）

冒險捱貴價的士上班 手搖飲品店職員戲稱自己「非必要人員」

本報記者於天災發生後第三周，重訪受暴雨影響一度變成澤國的黃大仙區，可見附近商舖及餐廳已漸漸回復昔日景象，惟黃大仙中心北館地庫部分位置則仍然被圍封。在手搖飲品店工作的該區居民周小姐表示，在「極端情況」當日仍需上班。她憶述當日路面情況，形容街道上沒有車，出行十分不方便，只能加錢搭的士上班。她慨嘆為了工作沒有辦法，又表示知道港府當日曾發出指引，惟坦言自己根本不是所謂必要人員，對要上班感到無奈。

另一任職紀律部隊的居民李先生在極端情況當日亦需上班。他表示受職業要求限制，任何情況下都需要隨時待命上班，故對惡劣天氣下工作無太大感受。他指出當日受水浸影響，黃大仙站封閉，要額外花多三十分鐘步行至鑽石山地鐵站，再乘搭屯馬綫「兜個圈先返到（工作崗位）」。

工權會斥政府指引欠清晰 倡訂明「非緊急工種」

有工會認為港府在惡劣天氣下發布的工作指引混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倩文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政府對「必要人員」定義含糊。她引述，會方現正處理一名保安員當日上午上班途中，被洪水沖走而身故的案件。她稱，此類型工傷案件追討賠償約需時一年至一年半。她續稱，現行勞工保險大部分有保障僱員在惡劣天氣下上班，但即使合約訂明僱員必須上班，如保險公司進行評估後認為該受傷僱員並非「必要」，保險公司有機會「踢保」，即拒絕就意外作出賠償，屆時僱員須向僱主追討有關賠償，所需時間更長。被問及到是否需要修例以保障僱員在「極端情況」下上班，她認為仍需要社會各界討論，然而她斥責「政府對必要人員的定義曖曖昧昧」，認為政府只會將訂定「必

要人員」的責任推卸予勞資雙方，望政府免去勞方不公平待遇。她促請政府當務之急應該發出清晰指引，把現行建議改為「非緊急工種」停工，以免再有同類型意外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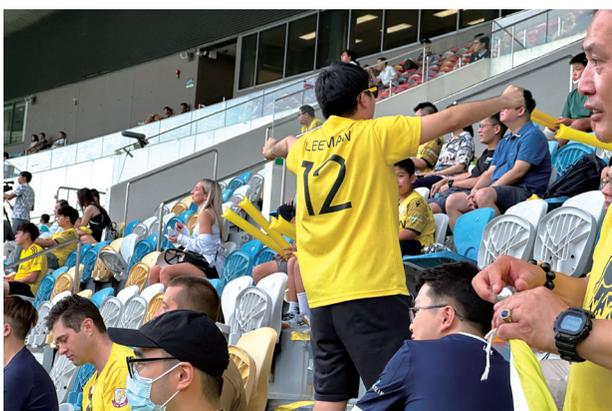
◆重災區之一的柴灣，「極端情況」多日後路陷仍未修理，市民落車都要走在「頹垣敗瓦」之上。（余蔚琳攝）



堅守理文球迷區 球迷：有理文就有我



◆ Die Mannschaft，即是團隊的意思（譚嘉賢攝）



◆ 作為理文的第十二人，Philip 難忘理文第一次出戰亞冠盃（譚家賢攝）



◆ 部分有到日本支持球隊的 Leemannschaft 成員（譚嘉賢攝）

理文於上季煞科戰戰和傑志二比二屈居亞軍，但仍可踏上隊史第一次的亞冠之旅。同時，亦有一群身穿黃色球衣的球迷組織“Leemannschaft”跟隨球隊作客日本，成為埼玉 2002 體育場中的「異見人士」為理文打氣。他們同時亦是理文將軍澳主場少數堅守球迷區的人，希望以自己的聲線為理文打氣，亦希望更多人加入他們為球隊打氣。Leemannschaft 成員 Philip 表示，撐理文已經成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亦變成一種使命感。

記者：譚嘉賢 黃令詞

撐理文全因天時地利

“Leemannschaft”成立初期，理文仍是一隊港超聯賽下游球隊。但 Philip 表示，支持理文的原因很純粹，是因為自己開始關注香港足球的時候，理文就剛剛創會，因此自己就選擇支持理文。而另一位 Leemannschaft 的成員阿軒表示，自己居住將軍澳區，而理文剛好選擇落戶於將軍澳運動場，因此便成為了理文球迷：「足球本來就是很地域性的運動，理文雖然不是地區代表隊，但是主場在將軍澳，就很像代表將軍澳的球隊。」

成立皆因是常客 改名全靠「食字」

Philip 表示 Leemannschaft 的前身是 LMFTV，其後因為班底經常入場打氣而變得有規模就組成 Leemannschaft：「Leemannschaft 的前身是 LMFTV，如同阿仙奴的 Fan TV，主要拍攝關於球迷對於球隊的意見，亦會介紹球場資訊等。而拍片的班底，大部份都會在球場的球迷區為球隊打氣，而且越來越有規模，所以之後就正式成立這一個球迷組織。」而叫做

Leemannschaft 的原因，Philip 表示全因為一位德國的理文球迷的戲言：「因為德國國家隊原稱為 Die Mannschaft，即是團隊的意思。而 Lee Man 和 Mannschaft 剛巧有一個同音字，所以機緣巧合下促成了組織的名稱。」

難忘球隊低迷勝傑志 出征亞冠如見證兒子出生

支持理文六年以來，Philip 最難忘的是球隊在成立初期戰績低迷時反勝傳統勁旅傑志殺入菁英盃四強的一幕：「在成立初期成績十分低迷的時期，在一場菁英盃主場對陣傑志的比賽中，反勝對手順利進入四強是最深刻的。因為當時球會的情況十分低迷，但突然之間能夠贏到一隊傳統本地勁旅，是最深刻的一個時刻。」而對於球隊首次出征亞冠，Philip 坦言就像看見自己的兒子出生一樣：「作為理文的忠實支持者，第一個反應是開心的，作為一隊香港球隊能夠去到亞冠盃都算是一個里程碑。尤其是理文在亞冠盃獲得首勝之後，感覺十分震撼，同在本地聯賽獲勝是不一樣的感覺，感覺如同兒子出世一樣。」

黃威： 球迷支持為最大鼓勵

理文中場球員黃威對於球迷遠赴日本支持球隊，回應本報記者表示非常感謝球迷們的支持，並表示球迷們的支持，對球員來說是最大的鼓勵。



◆ 理文中場球員黃威（受訪者社交媒體圖片）

好多謝一班香港球迷到日本支持我們，最想和他們說的是多謝他們一路以來的支持，就算球隊去到哪裏比賽都會來到球場支持我們。這一點對於作為球員的我們來說是最大的鼓勵，因為作為球員能夠得到球迷的支持都是我們能夠繼續踢的原因之一。



◆ Leemannschaft 跟隨球隊遠征日本（受訪者提供圖片）

日本之旅 靠老闆支持及準備

至於八月尾作客日本之旅，Philip 表示事前準備充足加上老闆亦支持他到日本支持本地足球，因此旅程成行沒有太大阻礙：「我們事前準備充足，在比賽前已經一早買了機票。加上對於上一輪比賽對峇里聯的結果保持平常心，輸了就去日本旅行，贏了就去

力去支持理文。幸好當老闆們知道我們要日本支持本地足球時，都沒有故意刁難，讓我們可以請假。」他亦表示看到有球迷比賽開始前才剛到達日本：「我得知也有其他理文球迷到訪，他們一知道理文晉級，他就立即購買機票前往日本，甚至有部分球迷在賽事前5分鐘才到達。」

當男閨蜜「唔怕蝕底」 髮型師打造「靚靚女人」

美髮形式各異，顏色、剪裁不同能夠映襯出各種個人風格，展露獨特形象。在髮型背後，當然不少得髮型師的造型設計。在銅鑼灣鬧市一角，有一個別樹一格的90後髮型師堅持美感，透過聊天了解客人想法，自喻要成為客人的男「閨蜜」髮型師。

記者：楊景輝

男人都可以「扮靚靚」 自信無懼世人目光

自小便發掘自己喜好「扮靚」的 Adrian

自16歲便自己剪頭髮。當時更請求父母購買剃髮器作為生日禮物。他自言自己剪得比其他髮型師好，更切合自己想法。讀書時，有不少同輩好友得悉 Adrian 懂得剪頭髮，都主動請 Adrian 幫手剪，成為他的練習對象，令朋友們能享有免費剪髮服務之餘，Adrian 更自此沉浸於美髮樂趣之中。

中學畢業後，Adrian 立志到髮型屋當學徒，學習專業髮型知識。坊間不少髮型師都會有特定擅長的風格和髮型等。而 Adrian 自入行起，便決定不會特定學習一種風格，反而會隨年代轉變，學習不同潮流造型，以此迎合不同客人「扮靚靚」需要。

近年，Adrian 更自願留長頭髮，實踐「扮女人」拍片分享美髮心得，他親身實測市面不同髮品，為客人提供資訊。Adrian 留長髮後，朋友們紛紛表示他扮得「似女人」，不過，亦有人在網上留言稱「搞咩？想嘔」等，但 Adrian 一於少理，誓言要自信做自己，又戲言「客人都是因為自己靚仔才找他理髮」。

髮型師如同「樹窿」 梳理頭髮亦梳理思緒

Adrian 認為，作為髮型師，技巧和風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聆聽客人需要，藉著溝

通達至合適的造型，並非「一味將自己認為最適合客人的髮型套用在他們身上」。

同時，他亦願意成為「樹窿」，讓客人盡訴心中情。Adrian 談及過往印象較深刻的客人，是一位跟隨了自己6、7年的「老」顧客。某天正值他工作時，客人忽然在沒有預約情況下特意過來，說只是想聊天，不打算整理頭髮。經過一番了解後，原來對方跟拍拖近11年的男朋友分手，想找朋友訴苦。Adrian 為此亦感到慶幸，自己在客人的心裡面，不止髮型師，卻成男閨蜜。

犧牲算什麼 興趣並非金錢衡量

然而，追求理想同時，往往也會伴隨著喜樂與苦痛。普遍市民追求的是平衡工作與生活，在 Adrian 生活中，卻只有工作與工作。大多時間，他都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才「收工放飯」。為此 Adrian 表示時間並非重點，呈現的作品能夠令客人滿意更為重要。

Adrian 憶述過去在一次為客人剪髮時，前臂及手指突然乏力，失去知覺，經過診斷之後發現長時間工作出現關節勞損，導致淋巴阻塞。正值壯年，髮型師的靈魂巧手卻已經受損，但 Adrian 表示「唔會後悔，亦冇諗住轉工嘍，咪做到死或者做唔到囉」。犧牲自己時間，可以說是習以為常，但面對長時間工作帶來的後患，仍不阻 Adrian 對美髮的熱愛。



◆ Adrian 向記者展示日常的理髮工具，隨身攜帶甚至會到府剪頭髮。（楊景輝攝）



◆ Adrian 有經營社交媒體，偶爾發佈有關美髮的短片教學。（網上截圖）



◆ Adrian 為客人修剪頭髮。（楊景輝攝）

「惜才老細」陪髮型師齊齊癲

Adrian 透露，入行以來，輾轉換過約5個老闆，過程中亦經歷過一些業內潛規則。據他表示，在資歷尚淺時，作為新人較依賴外來客人，以此穩定客源。這些客人基本上都是靠老闆分派給店內的髮型師，若老闆不喜歡你就未必獲派客人，收入亦會因此受到影響。但隨着年資增加，大多髮型師都會有固定客源，就不會被老闆所左右。現時的老闆 Zeke，對 Adrian 來說更是「有才惜才」，自然讓他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Zeke 是 Adrian 現時的髮型屋老闆，他倆都「識英雄重英雄」。老闆偶爾會作為助手陪伴 Adrian 工作至凌晨，「佢咁勤力，有需要咪幫佢囉。」此外，Zeke 認為髮型師不應該受規限，只要能對客人、公司、自己交代便足矣，同時亦身體力行，鼓勵旗下髮型師進修，Adrian 在新冠疫情過去後，亦隨及連同老闆前往日韓台三地進修，精進自己的技巧，以迎合客人和市場需要。



◆ Adrian 與老闆 Zeke 相處亦師亦友，關係融洽。（楊景輝攝）

傳新報編輯委員會名單

主編：余蔚琳

副編：楊景輝

版面編輯、記者：周俊丞 莊曉晴 周千凱 何緯鈞 林倩彤 吳天悅 譚嘉賢 湯凱琳

校對：黃令詞 譚嘉賢

發行：莊曉晴 林倩彤 譚嘉賢

曾佩儀 徐樂晞 黃令詞 楊景輝 楊雙如 葉文穎 余蔚琳